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四十四回 金毛猿愛財設巧計山西雁貪功墜牢籠

且說徐良問那婆子，因何自縊。那老婦人說：「我娘家姓石，婆家姓尹。我那老頭子早已故去，所生一子，名叫尹有成，在光州府知府衙門伺候大人。老爺很喜愛我那兒子，前日派他上京，與老爺辦事。皆因夫人有一頂珍珠鳳冠，有些損壞之處，咱們本地沒有能人，派他上京收拾。遂給了他一匹馬，賞了他幾兩銀了盤費。皆因出衙天氣就不早了，又因我這兒沒出息，喝了會子酒，天氣更晚，他拿著老爺要緊的東西，天晚就不敢走了。回到家中，次日早晨起身收拾，不料就在夜晚之間，連馬匹帶這頂珍珠鳳冠盡被賊人偷去，就是老爺賞的盤費沒去。我兒急得要死。我們街坊，有一位老人家，問他昨日出衙門時節，喝酒還是自己一人，還是同著朋友。我兒一生就是好交朋友，進酒鋪時節是一個人，後來有一個朋友把他那酒搬在一處，二人同飲，還是那人會的酒鈔。」徐良問說：「那個朋友姓什麼？素常是好人歹人？可曾對他提這風冠的事情沒有？」婆子說：「你老人家實在高明，我們街坊也是這樣問他。這個人是在馬武舉家使喚的，名叫馬進才。我兒也曾對著他提講上京給老爺辦的事情。我們街坊就叫我兒找他去。我兒去找那人，別的倒沒問著，看見他老爺給他的那匹馬，由馬武舉家出來，另換了一副鞍轡，有人騎著走了。我兒一追問他這些事情，他反倒打了找兒子一個嘴巴。我兒揪住他上知府衙門去，怎奈人家的人多，反倒把我兒子打了。我兒一賭氣，上衙門去，見老爺回話。老爺不但不與我兒子作主，反倒把我兒子下到監中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既然有這匹馬的見證，怎麼老爺會不與你兒子作主？」老婆子說：「他們都是官官相護。這個馬武舉，又有銀錢，又有勢力。」徐良問：「這個馬武舉，他在哪裡住家？」婆子說：「就在這南邊，地名叫馬家林。先前他在東頭住，皆因他行事不端，重利盤剝，強買強賣，大斗小秤，欺壓良善，可巧前幾年有二位作官的告老還鄉，他在那裡住不了啦，搬在西頭住了，東頭如今改為二友莊，西頭仍是馬家林。」徐良問：「這個人叫什麼名字？」婆子說：「他叫馬化龍，外號人稱金毛猿。」徐良一聽，就知道八九準是一個賊。按說自己還有要緊的事，哪有工夫管旁人之事，只是天生就仗肝義膽，見人之得如己之得，見人之失如己之失，如遇不平之事，就要伸手。便說：「老太太，你只管請回家去。我自自有主張，保你的兒子明天就能出來，一點餘罪沒有。你可別行拙志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我也明白。你攔著我不叫我死，只好給我一句寬心話聽，這還是素不相識路過之人，我娘家的人盡自不管。」徐良問：「你娘家還有什麼人？為什麼不管？」那婦人說：「我有一個叔叔，當初作過遼東遊府。皆因龐太師專權，辭職還鄉，在家中納福。因我母子家業凋零，素不甚來往。今日早晨我去找他，他說：『這個事情非同小可，不見確實，焉能說人偷盜？你暫且回家等著，我慢慢尋問明白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』我一想我叔叔這套話，他要不管，我兒是准死。我兒既死，我還活個什麼意思？故此我才來這裡上吊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暫且回家去罷，全有我哪。」婆子說：「爺台這話是真是假？有什麼方法救我兒的性命？如果真能搭救我兒，慢說是我，就是我去世的夫主，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。」隨說著話，眼淚汪汪的，就與徐良下了一跪。山西雁最是心軟的人，看老太太這個光景他也要哭，彎著身打一恭，說：「也罷。老太太，我送你回家去罷。」伸手把那根繩子抖將下來，用自己的刀砍得爛碎，拋棄於地，同著石氏回家。那婆子讓他到家中獻茶，徐良執意不肯，臨走時節，緊緊的囑咐，就怕她尋了拙志。等著婦人進門之後，徐良才奔馬家林而來，見著人，打聽明白馬化龍的門首，繞著他周圍的牆，探了探道，預備晚間從那裡進去。此時天色甚早，又到二友莊看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村莊，起了二個地名，都是前中後三條大街。莊內只有一個小小的茶鋪，帶賣烙餅拉面。徐良將就著在那裡吃了一頓飯，會了飯錢，也不肯走，假裝著喝茶，為的是耗時候。等到初更，堂官要上門了。徐良暗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立起身出得店門，直奔馬化龍門首，到了後牆，縱身躡牆上去。他並沒換夜行衣靠，就把衣襟吊起，袖子一挽，把大環刀插在獅鬚帶裡。他在牆頭上往下一看，是一座花園子景象，就躡下牆頭，往前撲奔。越過兩段界牆，正是五間廳房。至後窗戶，見裡面燈光閃爍，有男女說話的聲音。徐良就在窗櫺紙上用指尖戳了個月牙窟窿，一目往裡窺探，但見有個婦人，年紀四口多歲，滿臉脂粉，珠翠滿頭，衣服鮮明。上首坐著個男子，也夠四句光景，寶藍緞子壯中，藍箭袖袍，黑紫面皮，粗眉圓眼，壓耳兩朵黃毛，外號人稱金毛猿，卻是一腦袋黃頭髮。他這個外號，因頭髮所取，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，不問可知準是馬化龍。他那裡吩咐，叫婆子把那東西取出來看看。就見婆子拿出一個藍布包袱來，解開麻花扣兒，裡面還有一個油綢子包袱，打開露出一個帽盒，把帽盒打開，裡面俱用棉絮塞滿——怕的是一路上磕碰。燈光之下，耀眼生光，俱都是珠翠做成。此物雖舊，上面寶石珍珠，可算價值連城，就是有些損壞之處。那婦人看著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老爺，咱們家中雖然有錢，要買這頂鳳冠，只怕費事。這就是咱們馬進才的好處。」馬化龍說：「要沒有范大哥在此，也是不行。」婦人說：「怎麼謝范大哥呢？」馬化龍說：「我二人那等的交情，不必提謝。」婦人又問：「馬進才如何賞他？」回說：「給他二百銀子。」正說話之間，忽見進來一個婆子說：「范大爺外面有請。」馬化龍回頭告訴婦人：「將物件收在櫃內。」馬化龍出去。

徐良想著要盜他這頂鳳冠，自己撤身下來，想一個主意，把婦人誑出來，盜他那鳳冠，叫他們不知覺，方算手段。正在思想之間，忽聽屋中婦女們一亂，徐良復又從剛才所戳的那小孔往裡一看，就見那些婦女往外急走，齊說：「別嚷，別嚷，這是太太的造化。」方才那個婦人說：「待我把金簪子拔下來，插在裡頭，就走不動了。」徐良一聽，就知是有夜行人了。自己雖然沒有那種物件，聽見師傅說過，夜行人有一宗留火遺光法，盡為的是調虎離山計。無論地下牆上一踏，自來的冒煙，大片的火光，用手摸著不燙，也燒不著什麼物件。前套七俠五義上，雙偷苗家集，白玉堂用過一次；雙偷鄭家樓時節，丁二爺用過一回；鄧車盜印，鄧車用過一回。如今山西雁一聽，就知是這宗物件。自己打算：不管什麼人用的這個法子，我先進去，拿他這頂鳳冠。不料一扳後窗戶卻扳不開，原來這後窗戶由裡面鎖了個結實，只可由前邊進去，又往屋中一看，卻見有人早進去了。但見那人，一身夜行衣靠，背插著一口鋼刀，面白如玉，細眉長目，鼻如懸膽，口賽塗朱，伸手把包袱往後一攏，衝著徐良這個窟窿「嗤」的一笑，「撲」一口將燈吹滅。徐良一著急，望後倒身躡上房去，越脊縱到前坡，見那些婦女仍然還圍著花盆子亂嚷呢！就見那條黑影直奔前邊去了。徐良怕的是把這物件落在賊人之手，那可無處找了，緊緊的一追。追到前邊，也有五間上房，東西有配房。再找那人，已然蹤跡不見。

徐良只得上了西房，往前坡一趴，只見上房屋中，打著簾子，點定燈燭，有一張八仙桌子。正當中坐著一個人，身高七尺，一身皂青緞子衣襟，面似灰瓦，微長鬚鬚。下垂首坐的，就是馬化龍，只聽他吩咐一聲擺酒，從人登時之間，羅列杯盤。馬化龍親自與那人斟酒，連進三杯，喝完，各斟門杯。將要說話，忽聽從人進來報道：「外面二位複姓赫連的求見。」馬化龍吩咐一聲「請」，說：「范大哥少坐，待我迎接二位賢弟。」不多一時，就見三個人進來。徐良見這兩個人，俱是散披英雄鬚，細身長腿，全是賊頭賊腦的。到了屋中，那人也站起身來，抱拳讓坐。馬化龍說：「三位不認識，我與你們見見。這位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號人稱閃電手。這二位是親兄弟。這位叫赫連齊，外號人稱千里飛行；這位叫赫連方，外號叫陸地追風。」彼此對施一禮，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，謙讓了半天坐位，復又落座，重整杯盤。馬化龍仍在主位。原來這范天保，皆因遇蔣平、柳青，在水內逃跑，找了幾處朋友，都未曾住下，這才到馬化龍家裡。可巧正遇馬進才在酒鋪套了尹有成的實話，回來報信，就是閃電手探了道路，晚間把鳳冠馬匹一齊盜來。正是馬化龍與他擺酒道勞，不想有赫連弟兄到來。待他與眾人將酒斟上，赫連齊就把請帖摸將出來遞了過去。馬化龍字上不行，叫閃電手念了一遍，方才知道是為擂台的事情。赫連方說：「范大哥，我們就不往府上去了。」范天保說：「我既然見著，何必再請。要去的時節我與馬大哥一路前往。」赫連齊說：「范大哥，可曾聽說了沒有？」范天保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赫連齊說：「如今出了一個山西雁徐良，又叫多臂人熊，現今咱們綠林，吃他的苦處的可不少啦。」范天保問：「怎麼？」赫連齊說：「桃花溝高寨主那裡，大概連琵琶峪、柳家營、周家巷，全都是他，害的這幾處瓦解冰消。咱們要是遇著他的時節，可要小心一二才好。」馬化龍哈哈大笑，說：「這紮刀死狗娘養的，若咱遇見這廝時--可惜咱不認得他。」赫連方說：「好認，這個人長兩

道白眉毛。」剛才說到這裡，後面婆子往前跑著亂嚷，說：「老爺，可了不得了！後面把鳳冠丟了？」眾人一聽，大家跑出房來，問：「怎麼樣丟的？」婆子說：「我們瞧見四個花盆裡頭往上冒煙冒火，出來一回頭，就不見了鳳冠。」馬化龍說：「別是那個山西雁罷？好狗娘養的！」還要往下罵，忽聽房上說：「鳳冠可不是老西拿去的，我是來與你要風冠來了。」隨說著，躡下房來。閃電手亮刀就砍，徐良用刀一迎，「噲啣」一聲，將閃電手刀削為兩段。馬化龍往後就跑，說：「待我拿兵刃去。」徐良就追，到後院三間西房，馬化龍先進屋內，徐良到門口，用刀往裡一砍，叫人家把腕子揪住，往裡一帶，「撲咚」一聲，摔將下去。要問徐良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